

流年记



人世间

我一家的抗疫笔记

牛图

自感身体有较强的免疫力,每逢流感季节,很少被病毒侵扰。但对新冠病毒的恐惧,让我麻痹不得,做核酸,打疫苗,见证了国家对十四亿生命的关爱。我和妻子听从专家的建议,不去人多的地方,更不聚会。即便赶个早市,戴着口罩,也在外沿,买了菜蔬肉蛋,匆匆离开,绝不停留半分。回家,用消毒液或者酒精,将全身喷洒一遍,然后洗手……居家,每天9时开窗1个小时,床铺洗手间每隔一天消毒,单是酒精用了50多斤。

去年阳历12月初,女儿跟婆婆一家6口阳了。早早回来看我们的打算,泡汤了,他们要居家半个月。

听说给60岁以上老人打加强疫苗,我和妻子赶紧去定点,按时打了疫苗。打疫苗的第三天,我开始发烧,38℃,浑身酸疼。一做抗原测试,两条杠让我一愣,这是咋弄的?不要忙着问原因了,赶紧吃药。可家里没备退烧药,连感冒药也没有。女儿听说我阳了,忙让出租车司机捎退烧药给我,好在,女儿只是在离我200里外的城市而已。

吃下布洛芬,两天后烧退了,只是嗓子有些疼,脑袋疼,但不是剧烈的不能够忍受的疼。如果没有网上五花八门的传说,搞得心慌,也就是一场感冒的意思。第三天,妻子坐在沙发上看电视,看着看着竟打起盹,提不起精神。我心想,可能被我传染了。

一量,烧了,38℃,几乎和我一样的度数。那也赶快吃药吧。

妻子欲做抗原测试,我说,不用做,权当感冒了,先吃药再说。妻子

吃了退烧药,第二天没再烧,嗓子稍疼。我说,头不疼吗?妻子说,我3岁那年得过流感,晚上烧得不省人事,爹妈认为我死了,用稻草把我卷起来,放在过道里,等天亮了,再送我去乱坟岗。没想到,半夜我醒了。可能,那次严重的高烧,把我的脑袋烧得不再疼了。

阳后让我不适的是浑身无力,一动就出汗,食欲不振,吃啥啥没味。阳后第四天,轮到我回家伺候94岁的老母亲。我们兄妹5个,想跟妹妹倒换一下,可4个妹妹几乎在几天内都阳了。我正准备带病回家,老母亲忽然打来电话,孩子啊,我浑身无力,发烧了。

不用问,老母亲肯定被之前回家伺候的妹妹传染了,我立刻驱车回家。妹妹跟着都回家,反正大家都阳了,不怕了。

中午到家,给老母亲量体温,39℃,做抗原测试,两条杠。赶紧吃上药。下午,烧退了,母亲浑身轻松了,便不再说我要死了的话。我大声跟她说,这病发烧要三两天,会咳嗽,嗓子疼痛,你要坚持,才能完全康复。母亲有老年慢性支气管炎,一活动,嗓子吱吱叫,这一感染,喘息艰难,有时候憋得慌。我只好白天给母亲吃退烧药,晚上加服头孢,心里暗暗祈祷,关照老母渡过难关。

晚上,我隔半个小时到母亲炕前看看,半夜困了,竟睡了过去。睡梦中,忽听一声响。我赶紧爬起来,见母亲下炕小便,跌倒在地,地上一滩尿液。我赶紧抱她上炕,擦身擦地,忙活了一个小时,身子一晃,我倚在

了门框上。

天亮了,伺候母亲吃饭、吃药。我自己竟没半点食欲,干脆只喝水,躺在炕上,昏昏沉沉。3天过去,我头不疼了,咳嗽轻了,走路轻飘飘的,有了往日散步的劲头。母亲也不烧了,她坚持吃饭,在母亲的脑子里,固有的观念是,老饭粒,老饭粒,人不吃饭,就快完了。我让母亲坚持吃消炎药,回城前,母亲握着我的手说,多亏你了,儿子!要不,我这会儿就交代了。

我说,你要坚持吃药,你这感冒还没好利索呢!我没有告诉母亲是感染了新冠肺炎,母亲听后认真地点点头。

回城后,停了一个星期,做了3次抗原测试,又做了一次核酸,我和妻子转阴了。偶尔咳嗽,没什么其他不适,吃饭又有味道了,天气好还外出散步。

闲暇之余,我们回忆,问题到底出在哪儿,让我们感染了,回忆来回忆去,没找到一个合适的解释。

妻子说,管它呢,感染了,说明我们抵抗力还不行,以后要加强锻炼,多加营养。

我说,咱们一大家子几乎在半个月内阳了,都过来了,几乎都说:这病也就是一次重感冒的劲头。老母亲病情没有反复,又如往日那般,能下炕活动了,晒太阳了。一家人都说,这病毒要挪到3年前沾身,就不是这个样子了。感谢国家的防疫政策,3年来为我们筑起了一道病毒防护网,为战胜病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像绿萝一样

曲荣静

壬寅年,新居装修好以后,装修师傅建议我买几盆绿萝放到房间里,用来去除装修后遗留下来的甲醛等味道。

我和家人去花鸟市场花100元买了11盆绿萝。绿萝被栽在简易塑料花盆里,叶子小小的,上面落了一层灰尘,个别叶子都黄了。卖花人说,这种塑料花盆是临时的,不透气,不结实,回家需要换盆,还要用专门养花的土壤来种植它。就这样11盆

脏兮兮娇小的绿萝,被我从花卉市场拉回了新居。

我把绿萝分别放在房间不同的位置,有两盆还放在靠近阳台的地方,虽然我知道绿萝喜阴,不能被阳光暴晒,但当时也没在意,因为我的想法是,等新居里的味道没了,它们就失去作用了,任其自生自灭吧。

旧居离新居较远,绿萝买回来后我没换花盆,就连叶子上面的灰尘都是花鸟市场花房里“原装”的,只是每隔十天半个月才去新居一次,浇点儿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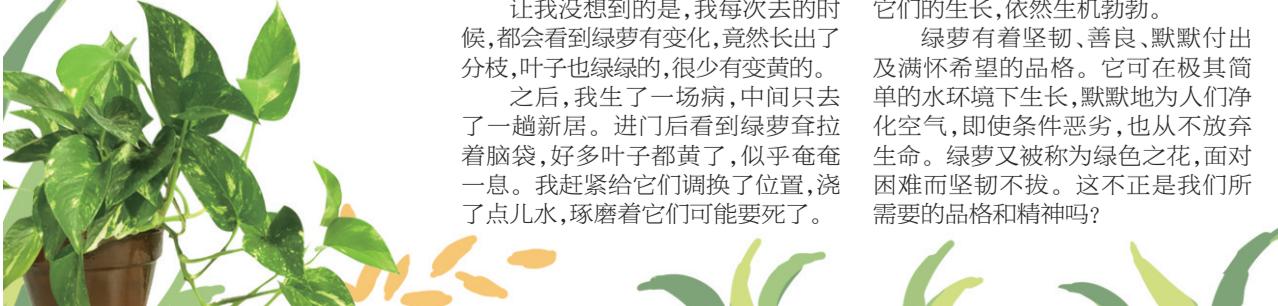
让我没想到的是,我每次去的时候,都会看到绿萝有变化,竟然长出了分枝,叶子也绿绿的,很少有变黄的。

之后,我生了一场病,中间只去了一趟新居。进门后看到绿萝耷拉着脑袋,好多叶子都黄了,似乎奄奄一息。我赶紧给它们调换了位置,浇了点儿水,琢磨着它们可能要死了。

又过了一段时间,我的身体彻底康复了,又去新居瞅了瞅,令我惊奇的是,曾经蔫头耷脑的绿萝绿意盎然,叶片厚实。

“天冷了,绿萝会不会冻死啊。快去看看吧。”我和家人说。那天下着雪,室外温度已是零下。等我打开新居的房门,一股清新的味道飘进了鼻腔,装修后遗留的气味荡然无存。再看那11盆绿萝,枝叶更加舒展,有的绿萝根系撑破了那不结实的原装花盆,根部裸露在外,但并没有影响它们的生长,依然生机勃勃。

绿萝有着坚韧、善良、默默付出及满怀希望的品格。它可在极其简单的水环境下生长,默默地为人们净化空气,即使条件恶劣,也从不放弃生命。绿萝又被称为绿色之花,面对困难而坚韧不拔。这不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品格和精神吗?



庆余年

方寸

该做饭了,我打开厨房门,还没拿到餐具,一股腐烂气息先到了。踮起脚尖,鼻子带着眼睛探查,待眼神锁定,一个碗便拿到手里。一小块儿圆葱、一小块儿肉、一小块儿西葫芦、一小块儿黄瓜挤在碗底,半截身子泡在浓郁泛绿的汤水里。

酸腐气味儿直顶脑门,我赶紧将头向外扭,手端着碗快速下沉,尽量将鼻子与碗的距离拉远。我扭着身子伸直胳膊将碗里的东西倒掉,禁不住抱怨:“跟你说过多少次了,不要剩这么一小块儿一小块儿的,最后都烂了,全浪费!”

母亲讪讪的,嘴唇嗫嚅几下,没有说话。不光菜肉,家里到处都是这样的小块块,面盆里总有一小块儿面,灶膛旁的洞里总有一小堆土、一小把草,衣橱里的碎布头一摞一摞、一卷一卷地堆在盒子里……以前我会苦口婆心跟她讲,如今生活好了,不愁吃穿了,不用什么都得留着点儿了。起初她会嘟囔着反驳,说过日子总得留点儿余头,不好用光见底,到时候不凑手。“那都是老皇历了,现在谁家还这么抠搜着过日子?”她不再说话,知道我是好意,但依旧时不时留下些小块块。我也不再说话,只是悄悄扔掉。今儿被那股臭味儿顶着了,就一时没忍住。

儿子想吃手擀面,我系上围裙,和面、揉面、擀面……我一边打捞记忆,一边回想母亲的教导,面不能和得太软,揉的时候要用力气,这样擀出来的面条才有筋道。用擀面杖裹着圆圆的面布,一前一后折叠好,正要举刀切条,婆婆走进来,跟我说头尾要宽,寓意过日子宽头,不紧巴。想起以前每次吃面,总有两根面条宽宽的,原来如此。又想起母亲那些小块块。

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。浓浓的年味儿,在爆竹声中在红艳的桃符中,从古时飘扬而来。如今为保护环境禁放烟花,虽然爆竹无声显寂寞,但红彤彤的新桃却是已将风霜扫过的旧符替换,喜气洋洋,笑意盈腮。各种祝福纷至沓来,雪花片一般,“兔年吉祥”“钱兔似锦”“宏兔大展”“HAPPY NEW YEAR 兔 U”……癸卯之年,自然是“兔”元素,“平安如意”“幸福发财”当然是永恒的主题。

母亲墙上贴着惯见的年画,两个大胖娃娃,一男一女,一左一右,各自抱着一尾大鱼。鱼尾卷起像要跃龙门而去,小娃娃用力抱紧,胳膊肉肉藕节一般,一条腿翘起似要给胳膊帮忙。或许娃娃和大鱼只是打闹,看娃娃们大张的笑口就知道。娃娃的脚下是荷叶圆盘,身前身后几朵盛开的莲花。题图是4个红红的大字:连年有余。

好奇的小儿子,举着小小的手指头,点点这儿点点那儿,奶声奶气地问这问那。我一一给他讲解着,母亲跟我说过的话,居然一句一句从嘴里流淌出来。

圆桌围坐,亲人团聚,鱼儿上桌。

电视屏幕上一位花甲老者说:“端牢饭碗,吃得鱼来多余财。”

知天命的大伯哥说:“余粮吃不尽,余钱花不完!”

已届不惑之年的老公说:“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,有余心有余力,完成更多事情,成就更多心愿。”

小儿子大声说:“连年有余!”
酒杯清脆碰击,笑声连环爆发……